

中東局勢動盪與外國勢力的關係（上）

林皓賢¹

2015年2月

近日除了多個空難之外，最惹人關注的恐怕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攻擊導致大規模平民的死傷。一些朋友在義憤填膺之餘，卻對於中東局勢為何長期動盪不甚了解，更不明白為何以色列能不顧人道主義，對另一個民族趕盡殺絕，而其他的國家，特別是同為阿拉伯世界一份子的兄弟卻袖手旁觀。筆者兩年前撰文為一些同學講述有關的背景，此次重新將該文展示，略加修改，簡單為讀者介紹過去一百年來，中東地區為何會成為火藥庫，讓也讓大家憤慨以色列軍隊的行為時，能更認識中東局勢的背景。

自2010年茉莉花革命爆發以來，中東地區又再一次成為世界的關注點。本來在中東北非等原有政權被推翻，建立美式民主政體後，大致上也有過一段相對平靜的時間（除了敘利亞），但是在2012年9月後，中東世界因為一套反回電影《穆斯林的無知》，而再一次激起了中東地區反美浪潮，更導致美國駐利比亞使館遇襲，大使史蒂文森死亡。美國本來欲將目光放在亞洲的戰略，那時也不得不先再回到中東。2014年7月8日起，以色列不理會聯合國安理會的停火呼籲，繼續向加沙地帶發動空襲和地面攻勢，到7月24日已導致64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也有31名人死亡。為什麼中東地區的局勢會如此反覆，而且紛爭不斷？這裡當中有很濃厚的歷史背景。

中東地區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地義，在近代史上，中東地方亦分成廣義與狹義兩種程度的分別。狹義的中東地區，是指波斯灣、紅海、等阿拉伯半島上的國家，加上埃及、土耳其、伊朗及伊拉克等；而從廣義上來說，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在位時期提出的「大中東政策」，其範圍便在狹義的中東地區上，再包括了從摩洛哥到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廣大地區，亦即把北非及西亞的阿拉伯國家或伊斯蘭國家都計算在內。通常所說的中東局勢，所指的主要是狹義上說的中東。從地理上來看，是一個極重要的區域。它身處接連著三個大陸（歐、亞、非）的中間位置。自古以來，這裡便是溝通東西方文化的重要交通，到了現代，中東地區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更形重要，因為地處三大洲的要衝，它不單成為了冷戰時期美國及前蘇聯間爭奪的對象，同時由於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又使各大勢力不惜工本地向此地區滲透。儘管中東地區本身有其矛盾，不過，現代中東的紛爭基本上確是因為外國勢力的滲透及干涉而複雜化了。外國勢力的滲透是其中一個使近

¹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榮譽學士，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現職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毅進課程導師。研究興趣：宋夏關係、軍事史、中國海軍史、全球化研究、香港地區研究。著作有《全球化下的中國》（合編）（2014）；《屏山故事》（合著）（2012）。

本文曾刊於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與全球化通識教育網站及輔仁網，現再作修改。

東中東紛爭不斷的原因之一，而且還佔有頗重的成份。

首先在這裡先探討中東地區的本土的矛盾，因為外國勢力的干涉本身亦利用了中東內部的自身矛盾，而這些自身問題包括了三個方面。

一是國際關係上，中東地區國家臨立，當中有不少都想爭做中東地區的霸主。五十年代就有納塞領導的埃及、而中東國家中，軍事最強的是以色列，而經濟上最強的則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曾經亦以伊斯蘭文明捍衛者面目在中東地區爭領導權。此外，即使是伊斯蘭陣營內部，亦產生了鬥爭。例如從前約旦、埃及、敘利亞，在聯合對付以色列之餘，仍是各懷鬼胎，使對以色列的多次戰爭中均告落敗。

二是民族上的，民族主義在中東地區甚有影響力，現時最大的衝突便是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的紛爭，其次還有庫爾德人與土耳其人的紛爭；而民族主義往往是與宗教掛勾的。在中東的國家中，即使是同屬伊斯蘭陣營，但不同教派仍充滿對立。例如遜尼派與什葉派經常發生流血衝突，更甚者是再加上基督教馬龍派與猶太教又與整個伊斯蘭教對立，使民族宗教因素成為中東問題的另一導火線。

第三便是從政治制度上來說，中東紛爭很多時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不同體制之間的鬥爭。伊斯蘭文明自公元七世紀開始便植根於中東地區。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西方勢力不斷進入產生了此地區內不同派別人士的衝突。這種衝突包括伊斯蘭威權主義與民主制度的對立、君主制與議會制度的對立等，而當中又牽涉到現代化的道路上，是大力的西化還是高舉本土主義。此外，同樣地宗教因素對政治的影響亦十分大，不少國家曾經或正面臨著世俗化與神權政體道路上的選擇，例如伊朗在 1979 年前是世俗化，但在 79 年革命後卻政教合一神權化，高舉原教旨主義。

從上可以看到，中東紛爭是有其本身問題，但外國勢力在當中影響是十分大的，例如從政治制度上來看，如果不是西力進入，未必會有這一類思想上的衝突。接下來，本文再討論更大程度的外力層面。

近代中東問題之所以趨向複雜化，外力的滲透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二十世紀開始，從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瓦解，英法勢力進入、到本世紀中葉美蘇將冷戰擴大至中東地區，與及世紀末後冷戰時代，幾乎每一次的衝突，都與外力滲透有關。而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中東民族國家，本身希望獨立，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瓦解後，中東的民族主義覺醒更強烈。但是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中，卻將中東的地圖按照自己的願望任意分割，於是出現了民族國家林立，但卻沒有解決內部民族主義問題的局面，當中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問題便是最明顯例子，可以說，如果不是西方列強忽視現實地劃分中東地圖，中東的紛爭必然沒有往後數十年的複雜。此後，外國勢力不斷進入想控制中東的例子很多，

如英國人一直想盡方法控制埃及及蘇伊士運河；戰後英法撤出又換上了美國及蘇聯。1948 年以色列便是成功地逼使英國勢力撤出巴勒斯坦地區的結果，亦是在美國及蘇聯的支持下立國；1967 年的六日戰爭的爆發與蘇聯又不無關係，因為蘇聯利用以色列假情報來推動埃及對以色列進行挑釁；1973 年的贖罪日戰爭中，以色列最終能反敗為勝，其中之一的原因便是美國即時提供的數百架戰機援助；阿以對立陣營中，雙方武器基本上都是美、蘇所提供，六十年代為例，埃及的戰車部隊便是使用蘇聯的 T-54，空軍亦是蘇聯提供的米格 15、17 及 21 為主力；以色列在六十年代時是以法國的幻影 3 型為空軍主力，進入七十年代開始，以軍在軍備上更依賴美國的援助。除了空軍主力的 F15、16 外，地面部隊以美製 M60 巴頓式坦克及其後繼型號為主，另外美國每年亦提供數以億計的軍事援助及以色列。除了美國及前蘇聯外，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又以從經濟方面著手，大量輸入資金，承包了各種建設項目，並促進了雙方的貿易發展，如以中國力量開始進入中東的頭十年來看，1985 年中國和伊朗的貿易已達到 6 億美元，波斯灣地區同中國的貿易額，從 1986 年的 4.4 億增長至 1987 年的 7 億，之後二十年仍然在不斷增長中。而在外交上，不論是溫和的國家還是激進的國家及組織，都與中國建立了密切的政治關係，使得中國在中東問題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且成為了中東和平四方集團之一。

如果還要舉出中東外力滲透的例子，在過往 100 年實在是多不勝數，上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們要問的，不是有多少例子及如何滲透，已是應該了解，為何中東這一地區，會成為各大國爭相施加影響力的場所？這留待下篇再為讀者們解說。